郭言圖

·Here & Now

和風清歌

文／黃淑珊　2005青年文學獎得主、大學導師

聽歌，從一首Monica開始。

炎炎夏日，女孩呆在家中，提不起勁做暑期習作，百無聊賴看着電視。窗外天藍雲白，後山的草木碧翠連綿，還有飛鳥滑旋。女孩看後山那錯綜複雜的脈絡，密密麻麻的枝葉，看得心不在焉，突然疑惑：不知道山中會不會也有人在看我呢？半晌，她回過頭，繼續縮在沙發裏看電視。逃電視廣告她也聚神地看，她的世界裏好像只有這電視是活着、會動的，還會逗逗她。

突然，一陣明快跳脫的節拍響起，彩色汽球堆中跳出一個穿白色西裝的小伙子，輕鎖眉頭，側着臉，唱了起來：愛我愛我不顧一切，教我教我思愛真詩。女孩的心猛一跳。戀愛真諦？這可是學校老師沒有教的！是什麼？

熒光幕上，小伙子隨着音樂的節拍左搖右擺，揮手踏腳，叉腰翹臀唱着，thanks, thanks, thanks, thanks, Monica。女孩看得入迷，腳踏節拍，心跳加快，整個人醒了。當時流行曲的鼓聲還未太過電子化，大樂隊式的音色活潑激昂，那節拍奔騰中帶點纏綿，放蕩中留着柔情，是金黃的香檳，甜甜澀澀的氣泡教人興高氣揚，想起舞想起飛。漸漸，歌詞和旋律褪去，女孩只聽到那節拍，那麼簡單肯定，那麼無法抗拒：

（thanks）嘭
（thanks）嘭
（thanks）嘭
（monica）
（誰）嘭
（能）嘭
（代）嘭
（替）嘭
（於地位）

這節拍佔據了她，在她體內推波助瀾。她感到自己的心瓣隨着節奏一張一合，有韻地，像蝴蝶翅膀那樣，一張一合。她第一次感受到自己心口的寬度——啊，如此寬敞。合上眼睛，一股電流接通全身，從頭頂到腳跟，她整個人凝聚，壯大，嘭嘭，嘭嘭，生動得要脫殼而出……

這時，電視嘭嘭嘭廣播着的，是她的心跳聲；夏蟬吱吱唔唔鳴響着的，是她的脈搏聲。這是她的世界，是她可以真切地感受到的世界。女孩感到前所未有的自在快活。乘着拍子，她是一隻找到了自己的飛翔韻律的小鳥。

從此，生活是有韻的。從Michael傳來的歌聲，伴着女孩走過繁囂的彌敦道，擠地鐵火車，發白日夢，踱黃昏回家的路。從前，走在沒有音樂的街道上，她是一隻沒有人看見的小鴨。在陌生人群中被推來擠去，很難受。現在只要戴上耳筒，手指一按，磁帶一轉，一切便不一樣了！聽着音樂，女孩在熙來攘往的人群中，看到畫面，看到意境——在陌生人的臉上，她看到疲累艱辛、咬緊牙關過的生活，她看到身不由己、消耗心志的處境。聽着音樂，女孩在火車車廂內，看到情節，看到世事人情——她看到父親替孩子拉襪子的心滿意足，她看到年輕的媽媽因寶貝嚎哭而靦腆，旁邊一位祖母年紀的女士，也許是想到自己剛當媽媽時的狼狽，臉上泛起體諒和慷念；她看到車門打開時，老公公舉起一隻手擋住車門、另一隻手牽着老婆婆慢慢下車的隽永。音樂掀動她心中的韻律，讓她也聽到旁人內心的快板、慢板、清平樂、如夢令，還有那自盤古開天便細語於人與人之間的共振共鳴。她本來渺小的生命豐富了、包涵了。年少的她不懂說明那種大的感覺，但她聽到了宇宙的韻律，她感到了。

* * * *

Monica之後，八十年代還有憂鬱奔向冷天的無心睡眠、煤氣燈下兩心相親的夢伴。大人總是在罵：流行曲污染思想！這些歌詞教壞孩子！我們依舊如癡如醉地迷偶像，幻想熒光幕上那男孩是在向自己傾訴心事。其實綿綿情話，靡靡之音，說來唱去不外都是盼望、相愛、離別、思念。但是人生不也就這些調子了嗎？流行曲只是給感情發芽的女孩一種抒發情懷的方式罷了。萱蕋夢萌，倚窗獨坐，期盼誰來牽走一顆戚戚的心：窗外，天空母朵白雲，滿瀉靜人曲譜，夜空，星星向月兒說，甜蜜是這思愛預告。然後，喜歡了一個人，也說不出為什麼，鐘情難拔，卻只敢躲在遠遠看他打球，傻傻地笑。世界自此不再踏實，才明白什麼叫傾心：曾自問，樣子真太笨，曾自問，外表都不怎麼吸引，卻要想跟你同行。猜你，明白我已暗中因你傾心。每晚輾轉反側，腦海裏都是他。漫漫長夜，編造各樣的劇情，讓男主角去感動女主角。少女的愛情盡是詩情畫意，不切實際，真的以為就算刮風下雨地塌天崩，只要身邊有那個人，便什麼都不怕，什麼都不缺，誠意白菜也好好味。我與你水共聚，分分鐘需要你，你似是陽光空氣。相愛相知的力量，就是火箭，可以帶兩個人到天空去，擺脫紅塵，逍遙共遊，享受零誼遊關的人生。有了你，頓覺根基寫意，太快樂，就跟一隻都有趣。心中想與你，變做鳥和魚，置身海闊天空裏。愛情是飄升、輕逸的，是相望而笑，心有靈犀。

八十年代末的主調是離別。那時還沒有互聯網，長途電話費很貴，與加拿大通話一分鐘要港幣十多塊，因此同學要移民或出國升學，真有生離死別的不捨。在啟德機場，流了很多眼淚。也有很瀟灑的同學，死也不告訴我們她上飛機的日期，只留下通訊地址，便悄悄地走了。輕輕的，我將離開你，請將眼角的淚拭去，漫漫長夜裏，未來日子裏，親愛的你別為我哭泣。也許因為離別，我們更努力去珍惜，更不吝嗇去表示關愛，寄卡片、寫長信、郵遞生日禮物，莫失莫忘。這些年來，很多舊同學都回流香港了，仍然分隔異地的，她們都已住到心裏頭去，是心思永遠的一部分了。

青葱歲月的列車，緩緩前行。漫漫長路，看不到目的地，路遙人悶，等待下一站。陪伴我們走這段路的，有朋友，有歌曲。幾個好朋友走在一起，不管是從沙田騎單車到大埔，或是從金鐘坐雙層巴士到淺水灣，誰哼起一首歌，大家便會一唱一和高歌起來。沿吐露港公路，我們騎着單車，迎着風，並排高喊，我向世界呼叫，Amani nakupenda nakupenda wewe，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，只覺眾志同心，志向遠大。我們去到哪裏都吵，唱歌更會忘形，常惹旁人皺眉怒目。我們騎着單車風馳穿梭，齊心唱着，途人路上回望我，只因我的搭模樣，前路步履自信，依照心中那正確方向。一次，幾個人要浪漫，相約到淺水灣看日落，怎料到了才發現淺水灣海灘向南，根本看不到日落。失望自嘲一番以後，我們便坐在沙灘上，唱起歌來，一首接一首，直到天色從橘紅變紫，再全沉下來，我們才踢着碎沙、踏着餘音上歸途。

我們也愛去看電影。在漆黑的電影院裏，成人世界的悲喜愛恨，放大幾十倍聚焦在眼前，我們似懂非懂地看。秋天的童話裏，黃葉敗落間的無奈和嘆息；流金歲月裏，鄰鄰金光反映的悔恨和無可挽回；阿飛正傳裏，灰綠叢林中的不霸與自困，十三、四歲的女孩其實未能體會。一直到片末，當主角的身影褪去，主題曲幽幽響起，本來抽象難懂的才忽然立體而且沉重。也不知道為什麼，眼淚便流下來。人生的聚散、歲月的飄零、自身的何去何從，在剎那間感受了，就是因為那首主題曲。

陪伴我們成長的，還有舉詩。那年全班旅行，在海洋公園坐纜車上山，纜車行走到最高最當風之處故障，我們被吊在半空中搖晃。那位本來已經畏高的同學，害怕得哭了，喊着救命，我們也嚇得不知所措，只懂合起眼，低下頭，一起唱主禱文。高空上，歌聲乘風扶搖而去，我們的禱告亦隨着音韻傳遞到宇宙如萬串風鈴的耳朵。不久，纜車便開動了。

成長那段苦樂參半的日子，有點像被吊在半空。回頭依依遙望陸地，無憂無慮的童年已經回不去了，身邊的老師家長天天敦促我們要乘風破浪勇往直前。但是往前瞻望，天空無際，學海無涯，說理想談志向，實在有點自欺欺人。我們清楚明白總有一天會長大成人，會工作會戀愛，未來到底燦爛抑或平凡，顛簸或是康莊，總有揭曉的一天。但是等待這一切去發生、等待未來快些來臨的這些漫流的歲月裏，每天上課下課，念書考試，身體和腦袋很忙碌，心靈卻空洞苦悶，像在翻一本沒有印字的書找答案。

那些托頭發呆的日子，愛看白雲蒼狗，胡思亂想。發現了宇宙大無限，自身微如塵，懊惱了一整晚：明白到人人都要死，包括自己最親最愛的人，心驚膽顫了大半年。發呆望天，不禁嘆息，這人生可輕易嗎？一生何求？怎麼迷茫裏永遠看不透？聽着歌走在煩囂的彌敦道上，哼着歌站在課室外倚欄望天，其實都是在尋找那個答案。有一首英文歌，常聽媽媽哼，結尾是這樣的：The answer, my friend, is blowing in the wind.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. 那時候很喜歡這首歌，因為以為歌詞是說「朋友」就是一切的答案。長大了才領會到歌詞的無奈。到再年長些，又有另一種體會：答案飄揚在風中，是無聲的樂聲，沒有定理的真理。真諦，在和風中，在清歌中。

從此，生活是有韻的。從
Michael傳來的歌聲，伴着女
孩走過繁囂的彌敦道，擠地
鐵火車，發白日夢，踱黃昏
回家的路。